



草药清香

西木

最爱进山采药。那年11岁，站在门槛上，伸直手臂能够到门头。考完小升初，没有假期作业，有很多时光陪外公进山采药。

外公是乡里的名中医。他长得高大结实，双手十指纤长。他从小抱我，那双手柔软得像棉花，一年四季都很暖和。冬天，外公接我放学，我出校门第一件事，就是把小手放进外公大手里，冻僵的手指头，像开春的冻土，渐渐回暖。

患者大多是熟悉的乡邻，也有人从外地慕名而来——有的走路来，有的骑马来，有的坐车来。一次，一个阿婆脚疼，她儿子用一只大竹篮把她背来。

外公没有休息日。山路崎岖且遥远，从一座山顶到另一座山顶，需要先下山，走到河底，再上山。往返间，半天时间过去了。有患者来，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外公都会马上给患者看病。看舌苔、看眼脸、把脉、量血压、扎银针，外伤患者还要清创、涂药、包扎。遇到路远住下的患者，外公还给患者煮药。

“葛根24克，防风15克，竹叶9克，桔梗15克，桂枝12克，潞党参12克……”外公拿着那个秤杆磨成金黄色的小秤，那双柔软的手，抓药、称重、装罐、加水、煎药，有条不紊。很快，屋子里飘散出浓浓的中药香味，浸入身体每一个毛孔，悠远，回甘。

“只要进山，一屁股坐下去，就能坐着3棵草药。”外公背着背箩，背箩里装着小锄头、镰刀、水壶和馒头。“采药也分时节，每种草药的生长周期不同，药效也不同。像补肾的草药，肾主水，生发于冬，冬为藏，药效藏于冬，得冬天采。”外公指着一棵叶片中间长着一排尖锐小刺的植物：“这是人地金牛，学名两面针。行气止痛，活血化瘀，祛风通络。治疗气滞血瘀引起的跌打损伤、风湿痹痛、胃痛、牙痛，毒蛇咬伤，烧伤烫伤。”外公不让我碰那株看上去不好惹的植物。

进入深山，树林更茂密。地上铺着厚厚的落叶，像踩在地毯上。到下午，外公的背箩装满了。外公指着石缝间生长着的两朵像菌子一样的半圆形的东西说：“那是灵芝，是扶正固本、滋补强壮的传统名贵药材。”外公让我采摘。“它长得黑乎乎的。”我说。“看事物都不能光看外表。”外公说。

回到家，外公带我晒药。外公打来井水，用清水洗净草药，剪去多余枝叶，用纱布擦干后，放到簸箕里摊开，放在院子里晾晒。每过几个时辰，外公会把草药翻个身。天气好，草药一天就晒干了。

外公让我帮他把每种草药放进写

着药名的药罐里。有些药罐摆得高，我要爬上梯子才能够着。药罐摆在阴凉的房间，外公说：“中草药的保存温度不能高于30摄氏度。”有些药材放在深色罐子里，外公说：“它们怕见光。”

那两朵灵芝，外公给我一根外婆纳千层底布鞋的棉线，让我把它们串起来挂在窗子上。我以为它们会变小、卷曲，但是它们没有变化。

小时候，我对外公说：“长大了，要当老师，要当律师，要当歌唱家。”大学却选了医学院校。上解剖课，摸到细如发丝的神经纤维；上内科课，看见比全世界最精密仪器还精细无数倍的心血管系统；上中医课，接触博大浩瀚的中医，医道性命，自由包容。想起儿时常抢外公称药的小秤，外公耐心地拿回小秤，继续给我讲解手中的药材。稚童的不懂事后面，饱含一位老中医的关爱和传承。

第一次煎药，一边对着药方念念有词，一边守着砂锅寸步不离。3床患者：一包药煮两次，冷水泡药半小时，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半小时。18床患者：有先煎后下药，先煎的药先煮一小时，后下的药最后10分钟放入。7床患者：感冒解表药，大火猛煮15分钟。戴着医用外科口罩，中药香味慢慢地渗透进鼻腔，让人耳目清明。在中药房待的时间长了，对药味不再敏感。直到出来上洗手间，或者到病区送药回来，再路进中药房那刻，会被中药独特的香味瞬间击中。被香味包裹，像儿时在外公背上，安心，温暖。

那年，到外地进修，从四季如春的南方踏进冰雪覆盖的北方，精神充满活力，身体却先罢工。咳嗽到头昏眼花。从社区医院到专科医院再到三甲医院，药物从床头柜摆到餐桌。半夜惊醒，想起白天医生说：“你这个像百日咳，不用管它，咳足一百天，自然就好了。”我拧开一瓶止咳糖浆，一口气喝掉半瓶。像这样咳足一百天……我不敢往下想。

我想起外公医治过的一位咳嗽患者。当时，他咳得嗓子哑到说不出话。外公当即给他用了几味彝药：阿科兹、诺肺莫力气……当时我问外公，这些药名怎么这样拗口？外公说：“彝族是一个既有语言又有文字的民族，很多彝药和地名一样，都是直接用彝语命名。”喝了两碗外公煮的彝药后，患者咳嗽缓解。第三天下午，他用嘶哑的嗓音告诉外公：“我半天没咳了。”

抓过手机，当即给同学打电话。第二天下午，顺丰速递送来一个药物包裹。是心理作用，还是身体遇上熟悉的中药药配方。很快，我就不咳了。

那两朵灵芝，现在挂在我的书房窗子上。它们和采摘那天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而外公，已经离开人世9年。我很想他。

“黄金玉竹”能补中益气、养阴润燥、强筋健骨，并且能改善皮肤，越吃越年轻。”药食同源，是现代人的养生方式。调制好的“黄金玉竹”藕粉，汤色略黄，淡淡的清香，口感圆润，轻轻抿一口，绵柔细滑，心和胃都温暖起来了。

在当了二十多年仙湖藕粉厂厂长的张德元眼里，仙湖藕粉就是一年天长大的孩子，多年来精心呵护着。1995年初春，他收到一封来自泰国的信，撕开信封展开信纸，写信人是个华侨——76岁的汤国华，十多年前他开始用澄江仙湖藕粉调理肠胃，没想到多年的失眠得到了改善。他写信询问：“仙湖藕粉在泰国有没有销售网点，在泰国哪个地方能买到仙湖藕粉。”一个质量过硬、品质好的产品，能够得到远在千里之外消费者的认可与肯定，是何等高的殊荣。张德元立刻给汤国华老先生回了一封信，信里说，仙湖藕粉以后会在泰国设有销售店面，随信寄出一箱中老人藕粉。因为仙湖藕粉相遇，实属不易。

从课堂到田间，研学游成为澄江中小学校开展校外实践教育的新阵地。在澄江悦莲庄园，制作手工藕粉的瓦缸、石磨、擦瓦、纱布、漏斗等工具一应俱全。一百余名学生弯腰在藕田里采收鲜藕，清洗干净后制成藕泥，加水搅拌过滤，制作藕粉。体验藕粉的制作过程，让这独特的手艺“活”起来。

“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夏日盛景引来众多荷花客前来赏荷品莲。荷花美景、民俗文化馆、农耕历史和荷塘旗袍走秀，带火了“荷花游”“荷塘忆”。再吃一碗澄江藕粉，这份体验将更加滋味万千。

分得琼英一两枝

郑祖荣

小哨干巴菌得《舌尖上的中国》(第四季)“第二集实拍，并于今春走进中央电视台实在是一个异数。从大里讲，这是植物王国云南生物多样性的一曲天籁之音，而从小里说，则是多元化林下经济助推云南特色美食文旅产业的一曲山野的牧歌。

小哨地处珠江流域滇中腹地的宜良县狗街镇，而有关干巴菌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沈佑营村人许实先生于民国十年(1921年)纂修的《宜良县志》。志书中写道：“木植菌，俗名干巴菌，味清香。”首著之功，殆不可没。此后，《新纂云南通志》中记载：“干把菌即养把菌。”仅9个字，且“把”字择用欠妥，“即养把菌”也有错漏。大概是因为编撰志志的诸公书斋写作，鲜闻山野之事，反不及实地采访的县志修撰者接地气，能得野趣并记述精准。然后是民国《安宁县志稿》(1949年)记载：“干巴菌：状如云，又有乌云菌之名。味清香，多生于松树之根，为灵芝之类。道家称玄芝也。”云南全部历史典籍关于干巴菌的载述，仅此3条。

生长于山野松林之地的野生菌，作为大自然的丰厚馈赠，历来为入山群觅的首见者得。而干巴菌生长缓慢，初一出土，尚在稚嫩，展放不畅，即被割拾。这大概也是干巴菌的美质长期未得人类知悉，名声不彰的一个原因。小哨彝村山林广袤，产菌丰茂，1995年，该村委会为增加集体收入，率先尝试用包山头方式，将当年野生菌采收拾权实行竞价拍卖，承包后，人们在山中搭起窝铺，无论晴雨风露，日夜守护。等干巴菌充分长成，朵大肉肥之时，才开始行采割。于是，原先有限的干巴菌产量，一下子就飙升了数十倍。干巴菌品质也得到极大提升，卖相精致，质味佳美。此举既养护和培育了菌源，又制止了乱砍滥伐，森林火灾和林政案件也没有发生，真可谓一举多得。从那时起，该山场连续30年没有森林火灾发生。仅此一项，可谓功德无量。

干巴菌的出生地，经笔者亲往实地调查，确有其特别之处。土壤学上不知

叫何名称，而宜良民间则一律称为“夜潮土。”——实则对熟化的微酸性腐质红壤。即在春夏干旱之季，能在夜间自己回潮，以滋养地面的出产物，使其不因受旱而枯萎。

而从大环境上看，作为珠江流域上源之地的小哨，更是得天独厚，该村南盘江环绕，三面环水，东邻石林县南盘江支流巴江的大叠水瀑布。巴江瀑流，由东向西，从百米高崖向小哨方向跌落，终年白浪腾涌水雾蒸郁，并随风飘洒，纷纷扬扬，沁润其山场数十平方公里。而盛产干巴菌的诸山场中，也以其距离瀑流的远近，而决定其干巴菌品质的高下与食味的优劣。尤其是最邻近大叠水的山场，浩荡南风将雨丝吹得飞絮弥天，湿雾笼地。长年的瀑雾滋润，水汽充足，不仅林木葱郁，所产干巴菌及其他菌类，都最为肥硕水灵，鲜香甜美。而包山拾菌的人，于春末夏初，汲取山涧泉水，用喷壶在林间喷洒，布成水雾，以增加林间湿度，优化其间小气候，促成菌体的适时健康化育，使产量和品质显著提升。

当你走进这里的山场，遍地是硕大丰肥的菌群，簇集丛生，如同放牧于山间的羊群，只须牧鞭一挥，便雪团似滚出山来。古人所谓财源滚滚，遍地金银，就深藏于这一片深山密林中。干巴菌自得名之初，即获“有清香”的美誉，其积累有芳香类物质达五十余种之多，有花茶蔬果的甜香。在小哨农家乐现采现炒的干巴菌，村民们的说法趣味横生，将“菌的鲜嫩”说成是“还喘着气”，还有老农每次卷叶子烟抽时，会将阴干的细条干巴菌塞入烟叶中，燃烧后散发香气。

干巴菌的名声日隆，也与抗战时西南联大诸教授名家的品食与书翰表彰有莫大关系。在西南联大的师生食堂中，云南山珍干巴菌诸菌类，每年夏秋间都能进入联大师生们的食堂，并成为抗战岁月中云南这一方水土所能给予他们的最高款待与享受。为此，汪增祺先生尝撰联云：“人间至味干巴菌，世上馋人大学生。”汪翁知味，不枉其居滇数载，饱啖云南米粮而以文字为滇云山水增色。

号角——一把小提琴的记忆

何南

刚到上海不久，聂耳用挣得的100元的一半购得一把德国造二手小提琴，该琴一直相伴，可谓聂耳的“终身伴侣”。聂耳用它创造了音乐辉煌，包括创作《义勇军进行曲》。这把小提琴现陈列于云南省博物馆，为该馆镇馆之宝。

音乐是有骨骼有生命的旗帜是音符组成的矩阵——在云南省博物馆展厅里，为这个哲理代言的是一把小提琴

川流不息的瞻仰者中小提琴从未让目光蒙上烟尘它在寻找那个清瘦的身影“过尽千帆皆不是”谁能听到它流泪的心音

但同时，它“收到”了远方的“来信”“候鸟哨所”的大雪纷飞里五星红旗正冉冉升起国歌嘹亮，令人忘却5000米海拔为心驱退零下40摄氏度低温

小提琴笑了，歌曲就是故人略显陈旧的琴弦瞬间绽放青春它想起那个冬夜里黄浦江的低语想起初遇时那双手的余温想起那个逼仄的阁楼里那个叫聂耳的青年色彩斑斓的早晨与黄昏——

时而在桌子上频打节拍时而把楼板踩得阵阵呻吟时而亢亢且反复地歌唱时而疯狂地与琴弓较劲当时间自顾自走向记忆聂耳已被音符摄定心神

但他显然未被外界遗忘敲门声提醒他，他正陷于极度贫困邻居凶神恶煞，抗议义正词严房东下了逐客令，就差警察登门但聂耳已经顾不得这些他的血和未竟的曲谱一同亢奋

当庄严的使命和曙光一同苏醒怜惜憔悴者的，首先是那把小提琴身为革命者，这不过是分内之事聂耳仿佛看到亿万喷火的眼神

是现实还是好梦是海啸还是地震

是《国际歌》还是《马赛曲》反复吟唱，音符是呐喊者胳膊的森林

它比《国际歌》更加明快它比《马赛曲》更令人振奋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进行曲”五千年辉煌文明的图卷三万里锦绣河山的壮魂都在旋律织就的传奇里成真

此时，聂耳的面庞写满自信力量在音符里升腾、氤氲小提琴完全感同身受它是待燃的火种、休戚与共的亲人音符是在它的弦上飞舞的蝴蝶它和聂耳一样视其若家珍

1935年4月，聂耳受组织安排避难来到日本风吹乱了头发，意志却稳了心神那些昼夜难眠的心跳那些燃烧自我的晨昏那些惜时如金的脚步那些慷慨悲歌的英魂每分每秒，他都付予音乐的掘进

《进行曲》初稿需要修改完善需要与抗战有关的血性与养分于是，音符也学会了深刻思考它们不再是蝌蚪状的静物它们必须是启明星，照亮希望它们必须是海浪，接天连地之云

聂耳第一时间将定稿寄回国内小提琴犹记那孩子般透明的眼神1935年7月17日鸥鸟顿栖，悲剧上演于鹤沼的海滨每一朵浪花罪恶都定格于这一节点生命逝若流萤，史书瞬间笼罩阴云

《进行曲》的音符都是明亮的眸子和咽喉小提琴用日升月落的恒久告诉我们小提琴的心与聂耳同频共振它驻留在每片草尖上，每声鸽鸣中它是号角铿锵的前奏它是国歌震撼的余音

如今乃至以后小提琴讲述的故事依然年轻因为这首歌时刻在输送心灵的养分以旗帜的鲜红，以芙蓉的单纯以海洋的蔚蓝，以甜梦的安稳